



总顾问 费孝通 总主编 季羡林 副总主编 柳斌

中华万有文库

综合卷

学校传世藏书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主编：刘以林



学 校 传 世 藏 书



中 国 社 会 出 版 社

中华万有文库

总 顾 问 费孝通

总 主 编 季羨林

副总主编 柳 斌

综合卷·学校传世藏书

主 编 刘以林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原著 奥 斯 物 洛 夫 斯 基 [苏]

译 编 王 诗 庚

中 国 社 会 出 版 社

中华万有文库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学校传世藏书/刘以林主编.-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 1999. 4

ISBN 7-80146-200-9

I. 学… II. 刘…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世界-青少年读物 IV. 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06721 号

综合卷

学校传世藏书

主编 刘以林

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发行

保定市大丰彩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1092mm 1/32 印张:360 字数:4500 千字

1999 年 4 月第 1 版 199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7-80146-200-9/Z · 54

定价:450.00 元(全套 120 册)

中华万有文库

总 顾 问 费孝通

总 主 编 季羨林

副总主编 柳 斌

《中华万有文库》编辑委员会

主 任：刘国林

秘书长：魏庆余 和 龚

委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 斌	王寿彭	王晓东	白建新
任德山	刘国林	刘福源	刘振华
杨学军	李桂福	吴修书	宋士忠
张 丽	张进发	张其友	张荣华
张彦民	张晓秦	张敬德	罗林平
封兆才	和 龚	金瑞英	郑春江
侯 玲	胡建华	袁 钟	贾 斌
章宏传	常汝吉	彭松建	韩永言
葛 君	鞠建泰	魏庆余	

《中华万有文库》

总序言

本世纪初叶，商务印书馆王云五先生得到胡适之、蔡元培、吴稚晖、杨杏佛、张菊生等 30 余位知名学者、社会贤达鼎力相助，编纂出版了《万有文库》丛书。是书行世，对于开拓知识视野，营造读书风气，影响甚巨，声名斐然，遗响至今不绝。

1000 多年以前，南朝学者钟嵘在《诗品》中以“照烛三才，晖丽万有”来指说天地人间的广博万物。今天，我们全国各地的数十家出版发行单位与数千名作者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联袂推出《中华万有文库》，并向社会各界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做出承诺；传播万物百科知识，营造益智成功文库。

我们之所以沿用《万有文库》旧名，并非意图掠美。首先，表明一个信念：承继中国出版界重视文化积累、造福社会、传播知识的优秀传统，为前贤旧事翻演新曲，把旧时代里已经非常出色的事情在新时代里再做出个锦上添花。其次，表明我们这套丛书体系与内容的鲜明特点，经过反复论证，我们决定针对中小学生在提倡素质教育的需要和农村、厂矿、部队基层青年在提高基本技能的同时还要提高文化与科学修养的广泛需要，以当代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为基本立足点。编纂一套相当于基层小型图书馆应该具备的图书品种数量与知识含量的百科知识丛书。万有的本意是万物，百科知识是人类从自然界万物与社会万象之中得到的最重要的收获，而为表示新旧区别，丛书之名冠以中华。这就是我们这套丛书的缘

起与名称的由来。

《中华万有文库》基本按照学科划分卷次,各卷之下按照内容分为若干辑,每一辑大体相当于学科的2级分支,各卷辑次不等;各辑子目以类相从,每辑10至100种不等,每种约10数万字,全书总计300余辑3000余种。《中华万有文库》不仅有传统学科的基本知识,而且注意吸收与介绍相关交叉学科、新兴学科知识;不仅强调学科知识的基础性与系统性,而且注重针对读者的年龄特点、知识结构与阅读兴趣而保持通俗性和趣味性;不仅着眼于帮助读者提高文化素质与科学修养,而且还注重帮助读者提高劳动技能和社会生存能力。

每个时代中的最大图书读者群是10至20岁左右的青少年。每个时代深远影响的图书,是那些满足社会需要,具有时代特点,在最大读者群是启蒙混沌、传播知识、陶冶情操、树立信念的优秀图书。我们相信,只要我们扎扎实实地做下去,经过几个以至更多的暑寒更迭,将会有数以百万计的青少年读者通过《中华万有文库》获取知识,开阔眼界,《中华万有文库》将在他们成长的道路上留下明显的痕迹,伴随他们一同走向未来,抵达成功的彼岸。

海阔凭鱼跃,天空任鸟飞,凭借知识力量,竞取成功,争得自由。在现代社会中,没有人拒绝为获取知识而读书,这是《中华万有文库》编纂者送给每位读者的忠告。追求完美固然是我们的愿望,但世间只有相对完善,《中华万有文库》卷帙庞大,子目繁多,难免萧兰并擷,珉玉杂陈。这些不如人意之处,尚盼大家幸以教之。我们虚心以待。是为序。

《中华万有文库》编委会

前 言

对于任何人和所有的人而言，历史造就的文学结晶都恢宏而幽微，它常以永恒的气质将时间合而为一，光芒烁烁，顺着整个人类向前的轨迹越过一代又一代仰望的目光，在生命与生命之间生发润泽与温暖。在我们这一代，常青的文学之树已煌煌数千年矣，其作品之浩瀚，蕴含之广博，堆金砌玉胜境连踵何可复言！鉴此，本书挂一漏万拨冗选取佳本，以外国和中国两大部分汇成同一文库。外国文学部分以其最高成就长篇小说为唯一入选文体，包括《复活》、《红与黑》、《百年孤独》、《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等等，皆是世界一流名著和几代人都决心与无可回避要阅读的作品，共有近 60 部；中国文学部分从先秦开始，纵向从《诗经》一直选到现代文学大师鲁迅，体裁上有诗、词、曲、赋、散文、小说等各种文学样式，皆是历朝历代中国文学中的最高成就，基本上以作家为单元，包括《〈史记〉选读》、《李白诗选》、《红楼梦》、《水浒传》、《西厢记》等众多的传世文学精华，可谓五千年文学瑰宝熔为一炉。由于篇幅的限制和学校购买上的客观原因，我们反复讨论斟酌再三，并广泛征求多位专家和上百位学校师生的意见，最后以“精粹本”的形

式编成此书。全部长篇小说无论中国和外国都进行了译编和缩写，择其意韵，撮其精华，每部都在6万字以下，极为适合阅读；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也全部经过了精选，对古典文学的译本、引注等时下广为流行的繁杂部分，本书考虑到其对读者未必有什么实在的意义而予以了剔除；对于有争论和多说并存的部分，本书择其善者而从之。本书的宗旨，是向广大学校师生和青少年从面上和纵深度上完整地展示人类文学的全貌，使其一叩文学之门顿见天高地远，至于进一步的深造，则要更专意地攻读原著或各作家的全集了，愿本书能成为通向文学最高境界的一把钥匙和一道桥梁。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虽倾尽心力慎而又慎，错谬之处仍恐难免，敬请广大读者不吝垂教。

刘以林

1999年3月，北京

第一部

第一章

领上挂着沉重十字架的神父正在审问四位节前在他家补考的男生。

“你们这些坏家伙，谁会抽烟？”神父恶狠狠地问。

四个孩子轻轻摇头。

“不会？那么面团里的烟末是怎么回事？”神父脸涨得通红，他开始检查孩子们的衣袋。

一个黑眼睛的小孩掩藏着仇恨，瓮声地说：“我没有口袋。”

“呵——，没有？你以为我真不知道是谁干的？上次是你母亲求我，才把你留下来的，这次你滚吧！”他使劲揪住小孩的耳朵，把他扔了出去。

这个男孩叫保尔·柯察金，他母亲在别人家当厨娘，他还有个哥哥。

保尔是个聪明要强、敢说敢干的男孩，正因为这样，他和瓦西里神父早就结下了怨仇。上次圣经课上，保尔只是对圣经有些疑问，便被毒打一顿，若不是母亲的哀求，小保尔恐怕早已退学了。

保尔坐在教室外面的台阶上，不知该怎么办，他知道

这样会使母亲伤心的。母亲从早忙到晚，还要为他操心。

这次，母亲没有打骂保尔，而是把他送到了车站饭馆干活。

“保夫卢什卡，你要好好干，别再丢脸。”

她以忧郁的目光看着儿子进了里屋，才往回走。

洗碗间的领班弗萝夏交代了保尔要做的事，活儿自然不会少的。弗萝夏是个爱笑、活泼的女孩，保尔迅速地和她结下了纯真的友谊。

保尔的劳动生活就此开始了。在干活的第一天，他干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卖力，因为他明白，这不是在家里，不听话会挨耳光的。

保尔忙碌了一个通宵，疲惫不堪。早晨七点，他把烧开的茶炊交给一个眼神凶恶的男孩。

“听着，笨蛋，明天六点来接班。”他斜着白眼，以傲慢、蔑视的目光看着保尔。

男孩的态度激怒了保尔，他脸色阴沉地说：“你客气些，明天我七时来，打架我也会，不信你可以试试。”

保尔回家了。第一天的工作让他心里感到愉快，现在，谁也不会说他是寄生虫了。

车站饭店的生意昼夜不停。保尔在这里辛辛苦苦干了两年，他的工钱也涨到十个卢布了。两年了，这个十四岁的男孩吃过许多苦，那个有势力的厨子头儿不喜欢这个固执的小男孩，常常掴他的耳光，却又怕这个犟小子说不定

哪会天突然捅他一刀。要不是保尔特别能干活，他早被赶走了。

每天夜里餐厅休息下来的时候，堂倌们就开始滥赌一气。这些钱是他们用小费聚起来的，有了钱，他们就狂饮滥赌，保尔非常憎恶他们。

他对夜里发生在隐蔽角落的事情也不奇怪，因为他知道，如果那些女工不屈就的话，就会叫滚开的。

保尔窥视了生活的最深处，看见了生活的底层。他追求新事物，渴望新的生活，然而向他袭来的却是腐烂的臭气、沼泽地般的潮气。

保尔的哥哥阿尔青在机务段干活，想把保尔弄到他那儿干学徒，但那儿不收十五岁以下的少年。保尔期待着离开餐馆的日子，机车库对他有着极大的吸引力。

一个星期六，夜间休息的时候，保尔听到一个熟悉的嗓音：

“普罗霍尔，等一等。中尉给你的三百卢布呢？”

“三百卢布？”普罗霍尔挖苦说，“怎么，你想都要？陪人睡上一夜，给你五十卢布就不错啦。以后你听话，还会挣到钱的。”说完，他就走进了厨房。

“无赖，坏蛋！”弗萝夏喊着，哭了起来。

保尔听了这番对话，心里充满了对普罗霍尔的仇恨，周围的一切令他厌恶，令他憎恨。“哎，要是我有阿尔青那样高大强壮，我就把这个下流坯揍死！”

厨房里的小伙计克里姆卡和保尔结成了好友，空闲的

时候，两人总在一起消磨时光。

保尔向他的好朋友渲泄着：

“我们在这儿拼命干活，得到的回报却是挨打受骂，这儿是坟墓，全是一批无赖、骗子，可他们有钱！他们不把我们当人看待，对姑娘为所欲为。雇来的人都是无家可归，饿着肚子的人呀！为了找个饭碗，只有留在这儿，什么都得干哪。”

保尔没有料到，他这么快就离开了车站饭馆，离开的原因也是他始料不及的。

那是正月的一个日子。接保尔班的小伙子没来，他坚持着干了两个昼夜，他已经完全累瘫了。保尔拧开水龙头，没水。保尔倒在地上就睡着了，忘了关水龙头。几分钟后，来水了，水越流越多。后来水一直流到了餐厅，才发现。

普罗霍尔冲到熟睡的保尔面前，一顿毒打使保尔眼冒火星，周身火辣辣的。

就这样，保尔离开了这个他所厌恶的地方。当然普罗霍尔没有落到好处，高大的阿尔青教训了他一顿。阿尔青为此被关到宪兵队六天。

阿尔青回来了，他走到保尔面前，亲切地问：“怎么样，兄弟，好了吗？常常有比这更糟的事情。”沉默片刻，他又说：“你到配电站干活吧，我已经替你说过了。”

第二章

一个震撼人心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小城：“沙皇被推翻了！”

人们一遍又一遍地听着：自由、平等、博爱。

这份热闹的日子没有维持多久，除了市议会大楼上空飘扬着红旗，其他一切照旧。

严冬将尽，城里来了批近卫军骑兵团。每天早晨他们都派骑兵小分队去抓逃兵。一切都和沙皇时代一样，当老板的还是那班家伙。直到十一月份才出现一些不寻常的情况，车站上来了一大批从战场上归来的士兵，他们都有一个奇怪的称号：“布尔什维克”。

一九一八年的春天，三个好朋友走进柯察金家的小院。这时，背后一个人骑马疾驰而来。骑马人询问他们城里的情况，谢廖扎说：

“我们这儿已经两周没人管了，自卫队在掌权，夜里，老百姓轮流值班守城。”

骑马人喝杯水后，立即策马远去。

“他是什么人？”保尔不解地问。

“我也不知道。”克里姆卡耸耸肩说。

“一定是要换政府了，列辛斯基一家昨天都跑了。既然有钱人溜走，那么肯定游击队来了。”谢廖扎解答了这个政治问题。

城里的确来了支游击队，他们散住到了各家。红军司令部设在列辛斯基家。当天晚上，指挥官布尔加科夫和三个成员召开了会议，经过激烈的讨论，他们决定第二天早晨撤走，并把水兵朱赫来留在这里联络。最后他们还研究了关于城里存放的两万支步枪的问题，他们决定把这批枪支分给当地居民。

早晨，保尔从配电站下班回家，他在这里做司炉助手已经有一年了。保尔立即感到城里有些不同寻常，他看到许多居民扛着枪。他急忙窜到街上去打听。

“大叔，告诉我，这枪是从哪儿搞到的？”

“是在维尔霍那大街那儿发的。”

保尔拼命跑去，但枪已经发完了。他非常沮丧。于是，他从小男孩手中抢来了一支枪。

舍佩托夫城中心地段是市区，四郊是农舍，夏日的夜晚十分迷人。青年人都走出家门，他们三五成群，对对双双，到处洋溢着歌声和笑声。

今天晚上特别欢快，一群年轻人聚在保尔家附近。保尔喜欢拉他的手风琴，他的琴声委婉、悠扬。

“保尔，拉一首忧郁的曲子吧。”

手风琴拉响了，这是一首谁都熟悉的家乡民歌。大家跟着琴声唱了起来。

“保尔。”这是阿尔青的声音。

保尔穿过街道，跑回家去。家里有位陌生人。陌生人

向保尔伸出了粗糙的大手。

阿尔青对弟弟说：“保尔，你们配电站的电工不是病了吗？明天你打听一下，他们要不要内行的人替代他。”

“不，我跟他去，我自己和老板谈。”陌生人插话说。

“当然要人啦。老板到处找人都找不到。”

保尔碰上了陌生人的目光，他的眼神坚定，浑身充满力量，犹如一棵苍劲的老橡树。

游击队走了三天后德军进了城，全城犹如被捅开的蚂蚁窝，忙乱起来。

德军在市中心的广场列成方阵，穿着乌克兰外套的黑特曼军官走上一家药店的台阶，高声宣读城防司令科尔夫少校的两条命令：限在二十四小时内交出所有武器，违者枪决；宣布本市戒严，每晚八时起禁止通行。

市参议会大楼现在成了德军司令部。院子里辟去一块空地可以堆放收缴的武器。一共上交武器一万四千支，还有六千支枪德军未能收回。

阿尔青把保尔收藏的枪扔进了远处的粪坑。

“保尔，我郑重地告诉你，不准带任何东西回家。你知道，这事可不是闹着玩的。”

保尔答应不再带任何东西回家。

弟兄俩往家走的时候，看见列辛斯基一家又回来了。

“鸟儿又回来了，让雷劈死他们！”阿尔青恨恨地说。

朱赫来在配电站已经干了一个月了，保尔不知不觉与他成了亲密的朋友。朱赫来很喜欢这个机灵的小伙子，经常给他讲解发电机的构造，并让他实际操作。

有一次，朱赫来笑着问他：

“你母亲说你像只好斗的公鸡。打架不是一件坏事，只是要明白该打什么人。”

“我打人都是有道理的。”保尔说。

“要不要我教你真正的打法？”

就这样，朱赫来带着保尔学习英国拳击。

这天，保尔无事可做，他爬到板棚中央，这里可以看到列辛斯基家的整个花园和房子的一个侧面。保尔可以清楚地看到一间房子里空无一人，桌子上有一件发亮的东西。

受到强烈好奇心的驱使，保尔溜到这间房子的窗户底下，只见桌上放着刀剑佩带和枪套，套里装着一支绝好的十二响曼利赫尔手枪。

保尔跳进房里，拔出那支手枪，匆忙溜走了。他溜下板棚，冲回家去。

母亲正在做饭，对保尔没有留意。保尔偷偷地把枪藏到离家很远的倒塌的老砖瓦厂里。

夜里，朱赫来到配电站找保尔，低声问：

“为什么有人到你家去搜查？”

“搜查？”保尔吓了一跳。

“是的，事情不太妙，你可知道他们在搜什么吗？”

保尔当然知道他们寻找什么，但他不敢说出偷枪的事

情。他战战兢兢地问：

“把阿尔青抓走了吗？”

“没有抓人，不过家里翻了个底朝天。”

两个人都在想着自己的心事。

“是不是他们对我的情况有所觉察？阿尔青对我的情况一无所知，为什么会到他家搜查呢？必须更加谨慎行事。”朱赫来想。

列辛斯基家乱作一团，搜查却毫无结果。

这次偷枪事件使保尔确信，即使做出这类冒险的事情有时也能平安无事。

第三章

冬妮亚是林务官的女儿，她在基辅读六年级，到父亲这儿来过夏天。

冬妮亚拿起没有读完的小说，打开凉台的门，走向花园；她又推开小门，向车站附近水塔旁的池塘慢慢走去。她看见一个大男孩赤着双脚，裤腿一直卷到膝盖上面，身旁放着一个装蚯蚓的铁罐。

“难道这儿能钓到鱼吗？”

保尔不高兴地回头看了一下，他看到一位姑娘站在那儿。

“上钩啦，你瞧……”身后的声音激动地说。

保尔慌忙中什么也没有拉到。